

时下里有个词似乎很新颖,叫做“男闺蜜”。想想,我还真有个男闺蜜。

大晚上十点多钟了,建东又来电话了。这类谈话总是很随意也很知心,一天忙碌之后的放松时间。主题无限制,内容无顾忌。

这一次的故事,主人公是建东的极品老爸。

“哎哟,我现在可算是消停点儿了,老爷子一

男闺蜜的极品老爸

吴霜

整天都把电视机开得山响,你说我还怎么给学生看论文?”建东的唠叨开始了。

建东是中国戏曲学院带研究生的导师。自从他老爸和他住在一起之后,很多作息安排都给打乱了。他老爸天天必看新闻

梅雨季季节,不小心,置身于南方,真切地被湿漉漉地淋了一次。

南方的梅雨,都是在诗歌里感受到的。尤其是在大学时代,不写点不读点和梅雨有关的爱情诗忧郁诗,似乎就没有领到青春的通行证一样。

前些日子,我来到宁波,参加一个作者的研讨会。一下飞机,天空就阴沉沉的。

朋友笑着说:“杨梅熟了,你可以吃杨梅了。”

我假装开心假装欣喜地说:“哇,太好了。”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酸溜溜的玩意儿。

朋友又笑着说:“你还可以感受下南方的梅雨天气啦!”

我心微微一动,朋友的笑是暧昧的,不那么清澈的,似乎有点恶作剧一样的笑。

回到宾馆,雨就噼哩啪啦下来了。此后的几天,小雨,中雨,大雨,不停歇地下。像是小孩子尽情哭闹。

我喜欢这雨,像是久旱的禾苗。但我也惊讶,这样的天气,很容易让心发霉的。在宁波,我见到了大学同学A君。现在,他供职于新闻媒体单位,是个中层干部。

大学时代,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故事是他讲给我的。他说,他在中学时代,发现女同学的凳子上有红红的一片东西,以为是红墨水洒在那里了。他好心提醒女同桌,墨水洒在那里了。谁知女同学根本不理睬他,像是没听见一样。

他气坏了,好心善意竟然遭到了冷遇。从此,他再也不理睬那个女同桌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闹了个笑话。

他讲完这个故事,自己开心地大笑。笑自己的愚蠢,笑自己的无知。笑完之后,竟然羞羞答答的了。

那个时代的同学关系很单纯,男女关系很纯洁。

我是班里第一个结婚的同学。A君不知道如何得知我结婚的消息的,就给我寄来一套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结婚礼物。我一直珍藏着。

A君很忙。尽管如此,他抽空来看我,聊天,吃饭。谈往事,谈现在,谈未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

他说:“我们去天一阁走走。”

天一阁,我知道,那是著名的藏书楼。不过,我一向不喜欢古籍的东西。我只敬畏,不热爱。

雨很大,那些树木绿得发亮。A君兴致勃勃,给我做导游。他很喜欢这地方,对天一阁的历史如数家珍一般。他很深情地说,他希望后半生在这里度过。

我心里热呼呼的,A君越来越返璞归真了,欲望越来越简单了。他说,人到中年了,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是人生的大悲哀。尽管他的人生也不平坦,多有坎坷。像他这样正直的人,定然麻烦多多。不过,他没有倒下,相反,更坚定了。

他嘿嘿笑着说:“我很喜欢梅雨季节。一个人没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到老胡同里走走。我喜欢看雨水把一切都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墙根儿就露出来了。那里长满了青苔,我喜欢那青苔,很有一种沧桑感,似乎,那是历史的小绿芽儿。心里欢喜,心里清静。”

我无语,听他小声地絮叨着。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似乎怕惊动了天一阁那些睡着的古书以及那些已经安眠的爱书人的灵魂。

满眼的绿,满心的绿,这梅雨,让我的身体里长满了绿色的诗、绿色的画。

梅雨季季节

安武林

梅雨季季节

安武林

联播,到点儿了电视机一开就停不下来。老人耳朵不好嘛,你体谅体谅。我这么说。

嗨!你可不知道,我们邻居看见我都说,建东,每天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家看新闻联播不用放声音,只开着影像出了影子就行了。我问人家为什么呀?人家说,你们家电视的音量就够我们一家子听了的。嘿!合着我爸爸还给你们家省电了?

像建东老爸这样的老人真的不简单。要说眼下高龄老人几乎家家都有,活过九十岁一点不新鲜。但超过九十岁的老人大清早起来发面蒸花卷似乎还是不多见。

建东的老爸会在头一天晚上拿大盆兑水和面,满满一盆生面团盖上湿毛巾醒在厨房里,第二天清晨就起来,早餐都顾不上吃就到厨房热火朝天地忙起来。他用开水化开一碗碱面,再把碱水浇在已经发得高高的蜂窝一样的面团里,抻拉揉拽制作馒头花卷,甜的咸的一样不少,放到锅里蒸煮。蒸熟以后再一个个放到不同的塑料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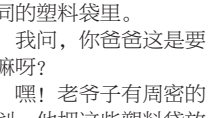
我问,你爸爸这要干嘛呀?

嘿!老爷子有周密的计划。他把这些塑料袋放在一个大布袋子里,扛起来就出门去了。他先是坐着电梯下楼,然后出了楼门就开始快步向前走,走到后来干脆一路小跑起来!原来是前面的公共汽车刚刚过来一辆,他老人家赶紧慢赶,恨不能三步并做两步走。人家公车的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他喊:大爷您慢点儿!可别摔着!我这儿等着您呐!他还边跑边回答人家:跑跑算什么呀!我五十岁时还踢足球呐!

我问建东:你还是没说老爷子提那些花卷赶公交车要干什么呀?总不会是去摆小摊儿卖面食吧?

老爷子是去他原来居住的小区会那些老邻居去啦。他曾经在那里住过多年,和四邻八坊都有很深的友谊,因为年龄大了和儿子住在一起之后,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远离了他那些聊得来的老街坊。这回明白为什么他忙活几天赶

公车给老邻居们带花卷了吧?每次去了就是多半天,在人家楼下和老伙计们坐一块儿侃大山,直到太阳下山了,邻居们都回屋准备晚饭了,他才赶着再坐几站公交车回儿子的家。



有一回,建东说他老爷子跟他的猫治上气了。

他说:“我爸爸跟我嚷嚷说我对那猫比对他都好。”咳,我问这怎么说的?老爷子怎么还跟一只猫争风吃醋啊?建东的猫,一只通体雪白、一眼蓝一眼绿的咪咪,很乖很胆小,见人就藏起来。真想不透怎么就招了老爷子了。

原来猫得了尿结石,建东带了猫跑宠物医院又做手术又住院又买药喂药的,来回折腾好多天。老爷子在家落了单儿,又不平衡了。上次我去建东

我曾经对“俄罗斯”这个译名感到奇怪,因为“俄罗斯”的原文是 Rossia (用拉丁字母拼写俄文),前面并没有“俄”这个音,一开头就是“罗”。“俄”是怎么来的呢?可后来我学俄文,明白了。原来发俄文的 r 这个音不容易,要滚动舌头,没有经验的人发这个滚动的音时,先要发出“俄”的声音,这才能滚动舌头发出 r 这个音。所以发“罗”音先要发出“俄”这个音。最初译这个译名的人是把“俄”也写上了,就成了“俄罗斯”。再下来,因为开头的字是“俄”,“俄”也就成为“俄罗斯”的简称,从而产生了俄国、俄文、俄语、俄军……日文“俄罗斯”汉字名称就是“露西亚”,“露”发 Lo 音。我有一本俄日字典,日文就叫《露和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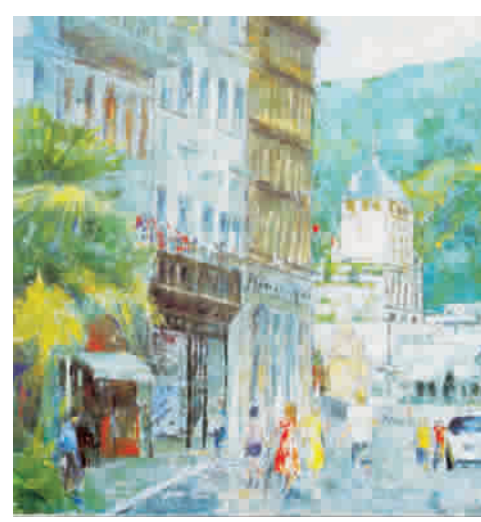
在我们上海,对“俄罗斯”另有一个俗称,就是“罗宋”。因为有个“宋”字,我猜想这译名来自英文 Russian, Russian 意为“俄罗斯的”,但也可作“俄罗斯人”。于是上海有罗宋人、罗宋菜、罗宋汤、罗宋面包……等等说法。

家,见到老爷子聊起这事,他气上来了,差点儿跟我急眼:“弄那么一个猫比我还有地位呢,我病了都没人搭理,一个畜类那么上心,这还有王道没有了哇!”

我打哈哈逗老爷子,您身体比我们都好,这些年就没听说您闹过什么病。您看您连个保姆都不用,什么自己都能干,比我们谁身体都好,活个120岁没问题。

建东说家里用过保姆,可老爷子永远不满意。不喜欢人家做饭,不喜欢人家给洗衣裳,不喜欢人家扫地擦桌子。回回都是他用各种理由把保姆给轰走了算。其实他是嫌阿姨把活儿都干了,他就没事事儿了。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跟建东说,你的极品老爸,94岁不算老,我祝他万寿无疆。



从“真爱”入手

邱佩君

我跟巴士车一站一站看下去,每到一站他都要用手指戳一下巴士车,大概是想表达“你在这里,我找到你了”。全景画面中丰富的信息,让端午第一次在一本书上能够停留20分钟到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共读的兴奋点,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更要感谢作者间濂直方先生,他能那么准确地捕捉到孩子的眼光,给我这样几乎要丧失共读信心的妈妈打了一针强心剂。

这套系列书共有7本,仅《坐巴士出去玩》这一本,端午就连续看了10来天,直到现在2岁了,拿出来给他看,他依然会愉快地翻开,寻找他百看不厌的巴士车、洒水车、各种颜色的小轿车、红绿灯、滑冰场里摔

一个夏日,我正午睡着,忽听敲门声。开了门,一个陌生人,手上拎着两只装过涂料的塑料桶,里面盛满杂物。见到我,他略显腼腆,掏出一本杂志,说是上面有我的简介和地址,他正好在对面工地打工,所以找上门。他说,在乡村小学读书时,有一次作文受到老师表扬后就开始喜欢写作了,可惜只上了一年初中便辍学了,但他不改志向,一直坚持写,曾参加过征文比赛,还得过奖,就是投稿无数从未发表。这次下决心写了一部书,问我能否帮他看看,再帮助推荐发表或出版。说着他从涂料桶里掏出一叠灰头土脸的纸稿,凌乱的字,涂涂改改将纸填得密密麻麻不留一点缝隙。

显然是乱投医。我视力早已衰弱,且能力学识也浅,怎敢指点迷津渡人彼岸?只好问问近况。

倒也坦率。安徽人,37岁,离了两次婚,两任妻子皆嫌他不务正业,养不活家,现三个孩子由他种田的父母带着,养着,他被家人赶出打工,又常被用工单位辞退。这次又被辞,原因还是干活不靠谱。

听后,五味杂陈。想起熟悉的两位老编辑说起的故事。一位负责编发小说的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收到某山区一位作者的来稿,觉得作者有潜质,于是让他按意见一遍遍修改后,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过了一年,这位作者风尘仆仆扛着两只羊腿来谢他的“再生父母”。原来这位作者,因小说发表在大上海,轰动县城,被认为是能人,于是“农转非”,调到县文化局,当了干部,专事写作。可谓一篇小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另一位报纸副刊编辑,他的一位发小,忽一日爱上了写作,向他投稿,多次之后,这位编辑抹不开脸面,就替他伤筋动骨修改后发表了一篇。谁知这一下,这位发小干劲猛增,隔三差五携稿上门,弄得这位编辑不胜其烦。某一日,下了决心,对发小摊牌:你是做生意的料,搞写作不行,精力放在恰当的地方,才不浪费生命。后来这位发小听从劝告,不再染指写作,专心做生意,果然生意场上大有成就,而后非常感谢这位对他棒喝让他“回头是岸”的编辑。

眼前这位又是属于哪类呢?我再问平时读点什么书,看过哪些名著,对历代文学有何了解,他均摇头,表情茫然。但他不解,征文得了奖,怎么投稿都不中呢?我说这奖也许是你付了参赛费得到的回报,此类收钱评奖大多是商业行为。一听此言,他顿时神情沮丧。

虽然有些不忍,但还是对他如实相告:我的能力不能给你切实的帮助。喜欢写作没错,但先要解决吃饭。一个有了孩子的男人没有家庭责任感是可耻的。好好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劳动之余会带给你写作灵感。工作之余,争取多看一点书,多学习多积累。不管成功与否,先把写作当业余爱好,自会轻松许多。

不知自己这番话是否对路,但见他频频点头,我心稍安。临走时他问我要是电话,又对我说,老师你身体好像不太好,比照片上憔悴,要多保重啊。不说“老”,用“憔悴”,婉转亦恰当。

此后几年,无消息。前年春节,收到一张来自安徽的贺年卡,简单三行字:祝您身体好!家庭好!好人一生平安!看了署名,愣了一会,才想起,这是他。也许他生活已很踏实了吧?

中欧街景

肖星伟

在绘本中月圆花好,请看明日日本栏。

亲子共读之美